

禹门河生态公园赋

□ 田文海

禹门天启兮地喷神泉,汾阳美地兮一河流川。

谓禹门河,称二道涧;乡人俚语,城北溪滩。北二十里,子夏山上飞雁;南十五里,石盘山毓玄天。西出黄芦岭下,东人文峪河段。宛如龙腾虎跃,劲舞壮歌人间;恰似银带绸缎,随风起伏婉转。五十里余,一路欢然。泉出山涧,贯穿丘陵平原;利在两岸,福泽万代千年。北关园蔬菜丰产,冯家庄铺沙瓜甜。核桃小米糕点,红薯地梨素饭。经济林带绵延,广袤沃土良田。四个乡镇辖管,二十五村纷繁。地肥水美沿线,春华秋实嘉年。

嗟乎!世风日下,何故味良冥叹?人心不古,怎能蹂躏自然?私挖乱建,垃圾成山;河道干涸,堤坝破残;石碎草杂,鸦叫鼠蹿;蚊蝇茁壮,鱼虾苟延;水浑泥烂,污浊不堪;面目丑陋,臭气熏天。禹门神伤,汾阳忧患。有识之士,声嘶呼

唤。市府政要,躬身岸边;四套班子,沿河泛观。翘望北岸,得造花香,酒业洞天;回首南岸,都市城乡,崭新景观。唯见禹门河道,奄奄残喘;但闻水歌如诉,内疚汗颜。

垂首无语,扼腕长叹。忧怀古今,思绪万千。

大禹治水,力挽狂澜;家门三过,心无归念。

灵石山口开张,晋阳湖水流畅;先有龙门开创,次第孟门通航。水送人愿,顺势荡漾,翻越骨脊山梁,婉转黄芦岭上,凿谷涵涌南向,润泽古郡汾阳。由此千回百转,始得禹门滥觞?

事关民生,生息繁衍。痛定思痛,当场拍板。综合治理,禹门新天。克日鳩工,公园当先。辛卯四月,奠基兴建。

迨至今日,焕发新颜。

西至夏汾高速中段,东达文湖景区彼岸;南岸十大重点,北岸酒都昂然。逆水溯源,向阳支脉婀娜翩跹,三十里桃花娇媚渲艳;马跑神泉弱水三千,百万顷草木岚光云烟。顺流游玩,阡陌纵横,沃土良田。古朴乡村,生态画卷。男女青壮,劳逸两便;童叟欢颜,嬉戏休闲。端的是,绿意嫣然,河水潺潺。周流无滞,梦绕魂牵。

有水则灵,若水上善。玉碧一河,葱茏两岸。生态公园,妙韵万千。缘水而居,亲水之缘。处女出浴,雅洁非凡。九坝九景九重天,五桥五画五福全。引水为瀑,堆石成山。亭上美人靠,河边钓鱼汉;树梢飞鸟闹,蝶舞花草间;亭台楼榭浪漫,九曲回廊古典。生态驳岸,碧水港湾。氧吧林带,草地花团。曲径弯弯,藤廊回转。高低植被,广场周边。清风徐来,凉爽拂面。荷幽幽径,感怀丽日月圆;河水



如镜,倒映云舒风卷;燕雀嬉戏,鸿鹄追云向天;远山连绵,氤氲瑶池云烟。

河有情商,人有志向。官尊子仪忠良,民羨狄青名将;文慕之问辉光,算学文素担当。文人墨客棋琴书画锦绣文章,载道世态炎凉;巨商大贾踌躇满志浪迹八方,不忘感恩家乡;天作之合才子佳人如梦鸳鸯,花好月圆春光;四方来贺嘉宾游客流连忘返,恍惚天堂苏杭。

盛世荣光,群策群力共建;两岸瑞祥,人水和谐发展。

美哉!禹门河生态公园。夜来临风把酒品味琼浆,晨起面东轻舞沐浴朝阳。春有草坪绿树百花齐放,夏有凉亭荫翳消暑遮阳;秋可观赏桃李品味果香,冬可踏雪歌赋出口成章。

壮哉!禹门河生态公园。溪滩巨变,换了人间。新区建设,热火朝天。慷慨激昂,赋文盛赞;今日汾阳,至美至善!

土豆谣

□ 吕世豪

放在左手瞧土豆时
土豆的眉眼土头土脑
左手说 土豆长得像它大
放在右手瞧土豆时
土豆的心情豪爽开朗
右手说 土豆的做派像它娘
每年小麦灌浆一过
漫山遍野的土豆花就开了
靠土豆滋养长大的山姑们
肚子也鼓鼓的怀二胎了
等到土豆收获的季节
农家的大土豆
就该生下一群小土豆了
小土豆机灵淘气
刨土豆时稍不留意
就滚到坡下沟里去了
它们生来就是圆脸蛋蛋
皮肤也是紫红紫红的
长得像它大 也像它娘
土豆是上苍馈赠山民的礼物
黄土坡坡是大摇篮
摇着摇着土豆就长大了
生就的骨头 长就的肉
小土豆一离娘胎就成了山的模样
土豆是山里人的传家宝啊



梨花落，春入泥

——写给一位漂亮姐姐

□ 郑石萍

就要立夏了
空气里满是花草的气息

一个阴郁的早上
我无辜的手指
点开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晓英姐姐随风而去了
缤纷的夏日
留不住她的裙裾

儿时,记忆中
她是小城的风景
明眸皓齿时尚靓丽

长大后,我远走他乡
奔波于柴米油盐
偶尔会有她的丁点消息

多年后
手机k歌与她相遇
姐姐歌声绕梁胜过百灵黄鹂

姐姐在北京可好?
小妹代我问候阿姨好
只言片语把温馨传递

一曲《梨花颂》
震撼了我

梨花开 春带雨
梨花落 春入泥
天生丽质难自弃

姐姐,是我疏忽了
多日没来听歌
惹你生气

美丽的多伦多
留下这倾城的人儿吧

今日,立夏
梨花落 春入泥

3月10日晚,饭后和几位好友一起打牌度周末,忽见堂妹旭芳发在家庭群“和谐家园”里一张图片,定睛一看,是爷爷58年前在兴县原白家沟乡(撤并乡镇后,现为魏家滩镇所辖的行政村)中心校教书时的照片,睹物思人,怦然心动。

回到家里已经快零点了,爱人和孩子早已经酣然入睡。点开手机时,“和谐家园”里与爷爷有关的话题依然刷屏,热度不减,长者族人以及一众姐妹弟兄,纷纷感言,表达怀念和敬仰之情。

爷爷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与爷爷有交集的时间,充其量也就是十余年的光景。况且,儿时的记忆,多停留在粗浅印象里,呈现的是散乱化、碎片化、感性化、边缘化的模糊认识,动笔写来更显力不从心,姑且就叫“忆海拾贝”吧。

我的爷爷郭文珍,于1910年11月,出生在兴县瓦塘村一个富农家庭。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四书五经,博览格律经典,知文识礼,明义怀仁,当过兵,扛过枪,务过农,教过书,一世坎坷,终生修正。

别人怀宝剑,他有笔如刀。爷爷凭着一手好文章,和一手力透纸背的书法,无论是早年的行伍生涯,还是后来在地方教书育人,都极受人尊重和崇敬,是周坊邻近有名的“文秀才”。

可以推算,1961年,爷爷五十一岁,已步入知天命之年,是标准的老教师了。照片中,神情肃穆,若有所思,清癯的面庞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充满了教书育人的坚定和自信;一件洗的褪色泛白的中山装,依然穿得中规中矩,一如爷爷一生的为人,严谨细致,内敛含蓄;守正笃实,抱朴刚毅。

当时国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即使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穷乡僻壤的白家沟,仍然有这样一群不辱使命、砥砺前行教师队伍,坚持传道授业解惑;依然有这样一群安贫乐道、守望相助的人民教师,为“太阳下最光辉的事业”默默奉献。

鉴古知今,更应该大书特书向包括爷爷在内的,那个时代的人民教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曾记得,四十多年前,在爷爷住过的那间瓦房里,炕桌上,油灯下,爷爷耳提面命教知识,背诵念词,“老先生”一不留神便找不见“龟孙子”了,钻砚洞,藏炕桌,常令“教师爷”叹口气,摇摇头,捶胸顿足啼笑皆非。不骂不打,不急不缓,“贪吃贪玩,不学习,不可教也!”一句斯

我的爷爷我的忆

□ 郭炳中

文的口头禅便脱口而出。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爷爷的舐犊之情依旧刻骨铭心,教化之恩越发难以忘怀。我等虽然事业无成,学识浅陋,但仔细思量,目前聊以自慰、引以为豪的咬文嚼字之功,一方面与几代人耕读传家的家庭氛围影响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与儿时爷爷的悉心调教和口传心授的谆谆教诲密不可分。

对爷爷的印象,大多与“小恩小惠”的疼爱有关。比如逢二五八镇上赶集,我们弟兄四人“削尖脑袋”往前挤,希望爷爷点点将能点到自己,能成为“幸运儿”,跟着爷爷上街。因为,谁能跟上爷爷上街,意味着谁就能吃上饼子、麻花、糖醋溜这号称“小三样”的“好吃的”。

那时,能吃上一根胡麻油香飘满大街的麻花,或是吃上一个刚刚从炭火吊炉里出炉的焦黄焦黄的“滚饼子”,倘若再能伴上一碗两毛五分线,能“香塌塌瓜盖”的羊杂粉汤,那感觉绝对胜过“如鱼得水,如鸟投林”。

有一个挣工资的爷爷,是儿时最值得炫耀的事。挣钱不多,担子不轻的爷爷,总是尽最大可能,满足我们“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无止境食欲。

“引唐的粉汤铁锅子的饼,增车的豆腐蘸放的油;侯半则的卤肉康处儿的瓜,双驹子的麻花人人夸。”这些地方美味佳肴,当时都是以“毛”为单位,是“舌尖上的瓦塘”的主要元素,也是爷爷经常“犒劳”我们的饮食。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当时,爷爷的退休工资50多块钱,父亲背井离乡在偏远乡村做临时工,工资也就二三十块钱,爷俩的工资合二为一不过七八十块钱,全家八口人的生活用度全在里头。

说到此处,不得不提我的父亲的曲折身世。算起来,品学兼优的父亲,属于彻头彻尾“被耽误的一代”。1966年,就在高考前夕,高考中断,已经准备好大显身手一展宏图的父亲,在将要“临门一脚”之际与大学失之交臂。

身在农村里,心藏黄金屋。父亲是

一个处逆境不自弃,遇挫折不气馁的人。回生产队务农期间,心存不甘的父亲,劳动之余,经常书不离手,卷不远离,坚守着“准知识分子”的底线。

终于有一天,爷爷在教育战线上的忘年交——白姓老前辈,不顾我们家“成分高”的樊篱,力荐父亲发挥特长弃农从教,安排父亲去了当时需步行三天两夜才能到达的兴县贺家会乡殿册上村小学任教,父亲的命运从此改变。1978年父亲凭着出色的教学成绩转为公办教师,并调回兴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

记忆中,爷爷总是以《弟子规》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的古圣先贤的教诲立身处世,街坊邻居都说爷爷是一个宽厚仁慈、温文尔雅、与人为善的人,堪称乡村道德楷模。

爷爷在弟兄三人中排行老二,喝的墨水最多,文化水平最高。据父辈们说,孔孟之道在他的身上影响很深,家族观念尤为强烈,把仁义道德看的比生命都重要。比如:在部队当文教官的爷爷,总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俸禄(银元),寄给在家掌门的三爷,以期照应好奶奶、父亲和两个姑姑,从不设防,从不过问。

记忆中,爷爷是一个书痴。屋里虽然陈设简陋,但书堆的却比家具多,用“汗牛充栋”形容也不为过。文学类的有《古文观止》、《中华民国史》、《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三言两拍”,医学类的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民间验方偏方大全》等等书籍,不一而足。

爷爷从早到晚,除了做点简单的家务活,总是书不离手,笔写不辍,这也造就了他非同一般的学问,唐诗宋词张口就来,一篇佳作不假思索,说文解字不在话下,一手好字横平竖直,力透纸背如其他人,信手写字誉满乡间。

1970年,积劳成疾的爷爷,从教师岗位退休后,“弃文从医”,他把看书学习的重点转移到了博大精深中医学研究方面,坚决向封建迷信说不,坚持“自己的病自己看,自己的处方自己开”。

学一行,钻一行,懂一行。65岁后,爷爷的中医水平已“相当了得”。据父亲

“洛阳牡丹”马金凤

□ 贺敬才

2019年,在河南电视台梨园之春元旦戏曲晚会上,已达97岁高寿的豫剧泰斗马金凤,在一群身着演出戒衣的老中青三代“穆桂英”簇拥下,齐声合唱她的代表作《穆桂英挂帅》中“辕门外三声吼……”片段,那高亢齐整的腔调,老辣富有节奏的台步,令观者荡气回肠,激情高昂。在座的无论是文化部领导,还是在世的豫剧名家都身不由己地起立,大家对老艺术家的爱都倾注于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马老曾坦言:为了保护嗓子,她喝了一辈子甜面汤(兑面糊糊),并以望百岁诞辰之日,再与自己膝下的几代名老“穆桂英”同台演唱。我想,届时误了啥也不能误了马老下一次难得的“穆桂英”节目在河南台的亮相。

我是个山西佬,为啥对河南的马老如此关注,这与我青年时代受她豫剧演唱的一次感染有关。

大约是1971年正月,我在马老的家乡洛阳地区服役,当时正是十八九岁的后生。在前苏联侵略我国珍宝岛,而“全国学习解放军”的热潮中,开进我们部队的慰问团、演出队来了一拨又一拨,国家级著名演员郭颂、耿莲凤、张振富、马国光、马季等就在那个年代见到的。当时,身为“洛阳地区慰问团”副团长的马金凤随同庞大的演出慰问团来到我们军营。

那年马老40多岁,穿戴非常朴素,一派农村人模样,加之主持人未介绍其为名演员,她一出场我就质疑着其能否唱好一个节目。

不料,马老很老道地向中向左向右鞠了三个躬,自然地摆开了架势。随着掌声,马老悦耳的开腔就令我惊讶地合不上嘴。虽然想不起当时唱的什么内容,但一直记得那近十分钟的豫剧清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好节目。由此,也引起我多年来对豫剧抒情风格的喜爱。这之后,在洛阳地区的几年中,我们几乎年年能欣赏到马老的精彩表演。

离开洛阳后再没见过马老。然而,40多年来,我只要发现有关介绍她的书报、剧作就不放过品读;打开河南电视台,遇见戏曲方面的媒体就特别关注有无马老的报道。进而,得知马老是山东曹县人,她六岁登台,跟随称为“盖九天”的父亲崔合利学唱河北梆子。1930年到开封,拜豫剧名角马双枝为师,改名马金凤。早于上世纪50年代,其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樊梨花征西》就在全中国飘红。她的表演细腻、生动、逼真、老辣,唱腔高亢、清脆、明快、稳健,吐字清晰、亮丽,形

成了韵味十足的马派风格,她与陈素真、常香玉、崔兰田、阎立品并列为“豫剧五大名旦”。

马老从艺近90年,经历了新旧社会 and 多个时期的重大变革,交织着艰辛与光荣中近一个世纪的从艺历程。

1954年元旦,马老赴上海曙光剧场演出,恰巧梅兰芳先生也在上海休假。一天,梅先生在街头看到了由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海报,就让秘书帮他买了票。吃过晚饭,梅先生准时进入剧场,在马老的表演中他全神贯注地观看,几次带头鼓掌。戏毕,梅先生特意来到后台对马老说:“我演了一辈子小穆桂英,还不知道她晚年有重新挂帅的故事啊!”接着又高兴地称赞马老:“你演的号,嗓子好,你的特点我学实来不了。”翌日,梅先生又看了一次《挂帅》,接下来的几天还观看了马老主演的《二度梅》等节目。后来,梅先生特意把马老请到自己的寓所叙谈,还亲自弄了票,让马老与他一块看看正在上海演出的程砚秋的《荒山泪》,建议马老再实地吸取一番程的水袖功。

1956年,《挂帅》剧组进京汇报演出,轰动首都剧场,此后,马老被誉为真国色的“洛阳牡丹”,该剧也被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为舞台艺术片,不久,她被梅兰芳先生收为弟子。1957年秋,梅先生专程又来洛阳看了次马老主演的豫剧《挂帅》。两年后,梅先生把这部优秀的中原戏剧移植为京剧,也亲自出演穆桂英,誉满中外,成为梅先生建国后的第一个得意之作。

由于马老出色的表演才华,在195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观看了她的豫剧演出。

马老步入晚年,还担任着河南洛阳地区豫剧团团长等职。85岁前耳不背眼花,手不抖牙不松。她每天六点起床练功,常年跟团演出200余场。时到今日,近百岁的马老还常叫家人扶着她到剧场、艺校,在其离不开的万千粉丝中说话,真吻合了她主演了一辈子的精忠报国的老穆桂英精神。好一朵永葆生机的“洛阳牡丹”!

现在想来,我第一次欣赏马老的戏,已是她功成名就后又十几年的事。然而,由于阅历肤浅,视野狭窄,那年一见马老即用小市民眼光以貌取人,对朴素自然的大家风范有着幼稚偏见。后来,当我也从事了美术创作,亦多次耳闻目睹了诸多大家风范,一想到马老,就对当年的无知似乎有说不出的不安。

孩子们在游乐场里玩的“迪斯科转盘”项目。

由于是雨季的六七月份,本来还能勉强通行的路,在雨水冲刷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翻山几乎无路可走,正是“路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已近70岁高龄的爷爷,可以说自顾不暇,却老是担心把我从马车上摔下去,一只手抓住捆货的绳索,一只死死地把我抓住,一再叮嘱赶车师傅尽量慢点,祖孙情深可见一斑。

经过约摸十二三个小时的折腾,下午五六点的时候,爷爷和我终于来到了位于县供销社附近的姑姑家。此时,从早一直等到晚的姑姑一家人,早已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迎接我们。

在姑姑家住的十来天时间里,是童年时代最温馨幸福的时刻。表哥比我大两岁,天生热情好客,率性淘气,花钱从不手软,虽然都是少不更事的玩童,并且是第一次见,但从没有把我当外人看,整天呼朋唤友带着我满大街转。

都说“出门小三辈”,我和表哥在一起却颠覆了这个概念。记得有一次,在著名的百货大楼里,我和表哥因意见不合“大打出手”,直到被人轰了出去方才罢手,但没等回到姑姑家便又和好如初了。

快乐时光,总是匆匆匆匆。转眼间,我和爷爷就踏上了回程的路。但记忆清晰的,是返程的困难程度远高于来时,可谓一波三折,艰苦卓绝。一路上经过换乘马车、拖拉机、驴车,夹杂步行,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吃农家饭,困了睡老乡炕,有时爷爷看着我实在走不动了,一边鼓励加油,一边踉踉跄跄背着我走。

一路跋涉,一路艰辛,两天后,我和爷爷终于回到了家。

现在想来,那次进城真是“比去西天取经还难”,可谓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但足以让我没齿难忘,因为它是我唯一一次和爷爷“零距离”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机会,更主要的是,幸亏医治及时,让我的眼疾大为好转。

桃花流水杳然去,清风明月何处寻?1982年10月,爷爷走完了他沧桑平凡、克己恭人的生命征程,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二岁。

曾经斑驳的记忆,染碎了怀念的天空。抚今追昔,更见爷爷泽被后世,荫及子孙的大恩大德。爷爷的生命虽然已消逝,但他一辈子宽厚待人,积德行善;尚学敬业,严谨认真,都深深地影响着子孙后代,他的精神品质和人格操守必将长存于后代子孙心间,代代相传,生生不息。